



每当我依偎在那扇小窗前，一股思念之情就涌遍周身。灰色的小麻雀在窗沿上跳来跳去，让我如此想你——我的避风港，我的温柔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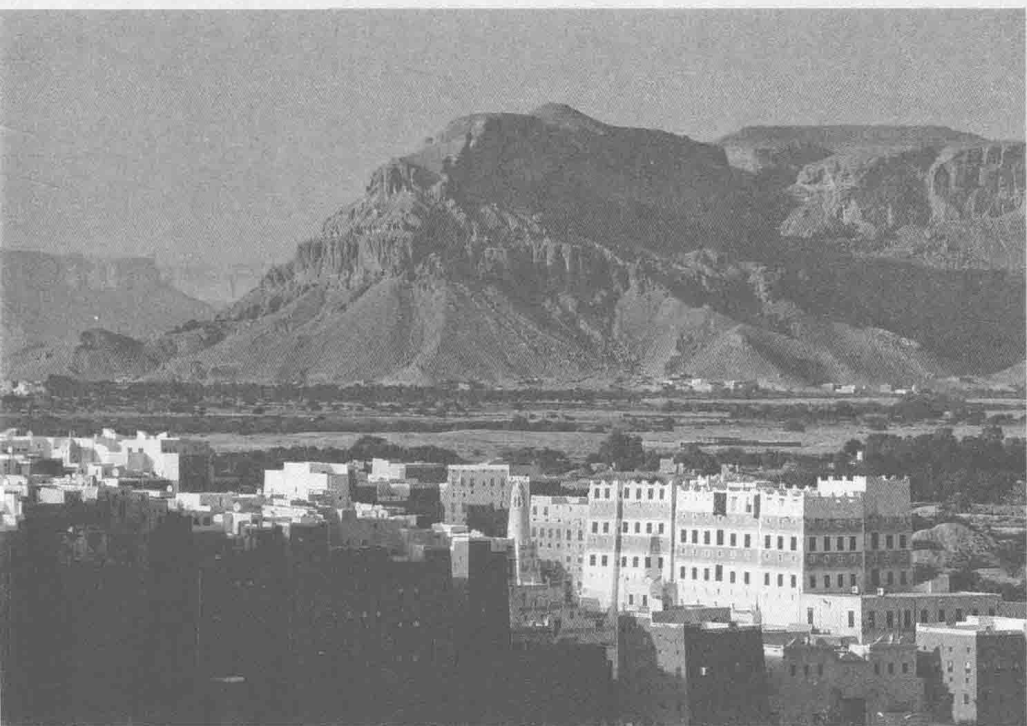
好久未曾听到你那沙哑迷人的嗓音了，那声音是多么美妙啊！我给你讲过我们充满神奇的故乡。就是在那儿，他们欺负我，害我成了人质，后来又成了你香闺中的杜维达尔，后来又成了你哥哥——尊敬的副王会客厅的一个仆人。可是，只要你那美妙的声音轻轻滑过，即刻便把残酷的打击

音乐。

〔也门〕宰德·穆提厄·代马季 著
齐明敏 丁淑红 译

人质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人质

〔也门〕宰德·穆提厄·代马季 著
齐明敏 丁淑红 译

建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质 / (也门) 宰德·穆提厄·代马季著; 齐明敏, 丁淑红译.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075-4868-6

I. ①人… II. ①宰… ②齐… ③丁… III. ①长篇小说—也门—现代 IV. ①I39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4653号

人 质

作 者:〔也门〕宰德·穆提厄·代马季

译 者:齐明敏 丁淑红

策 划:杨 平

责任编辑:胡慧华 南 洋

特邀编辑:王 芳 周嘉玲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sinoculturepress@yahoo.com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19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6

字 数:45千字

版 次: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868-6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001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21

第三章 / 065

第一章

城里头真漂亮！我第一次看见城里的模样，还是从村里被抓出来，关进“卡希拉”城堡，成了国王^①人质^②后的事儿。

那些身穿蓝衣蓝裤的国王御前侍卫们硬是把我从我妈怀里拽了出来，家里人怎么拦也拦不住。更过分的是，他们还牵走了我爸的马，说是奉国王的命令。

这一天，是个大晴天，快秋收了，天气并不冷。我和人称“美男子杜维达尔^③”的同事站在副王^④府高高的屋顶上。我当时生怕下大雨，看不清城里的模样，看不清山上零零落落的村子。我不知为何，挺喜欢和他做朋友，也许是因为年纪差不多，或者是因为干的行当一样。

那会儿我刚到副王府不久，一块儿做人质的小伙伴们送我走时那鄙视的眼神还历历在目。以前我就知道，被带到王宫或其他王府去的人质，有些是做“杜维达尔”的，我还听说，其中有的逃跑了，可有

① 国王，也门革命前，国家统治者称“伊玛目”（阿拉伯语译音），也译成“国王”。

② 人质，也门革命前，国王为了防止各部落及反对派造反，强行将各部落长老、首领以及反对派子嗣押作人质。

③ 杜维达尔，因为聪明伶俐而被选进王宫或达官贵人官府主要服侍女眷的侍童。

④ 副王，副国王。

的没跑成，就被戴上铁镣，在城堡里关一辈子。无论别人怎么解释，我始终没明白“杜维达尔”是干什么的，也许是年纪太小了。

“杜维达尔必须是未成年的男孩儿。”我们的教书先生是这么说的。他和我一起被关在卡希拉城堡——关押人质的集中营里，负责教我们《古兰经》、功课^①。

“杜维达尔现在干的是塔瓦希的活儿。”看我们没明白，先生接着说：“塔瓦希就是阉奴。”

我们更是摸不着头脑，“阉奴就是睾丸被割掉的奴仆。”我们越发糊涂，听起来这事儿挺残忍，让人不好受。

先生接着解释：“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干那种下流的事儿，比如和官府里的女人上床，等等。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不再是个男人，或者说，让他成为废人。”

我们还是不甚了了。“说得够清楚了，还不懂？”

“不——懂——，先——生——。”

先生气得一下子站了起来，他觉得我们如此异口同声地回答，简直厚颜无耻，而我们却还赠他一通熟悉的老调：“求——安——拉——宽——恕——先——生，宽——恕——先——生——的——双——亲——和——我——们——的——双——亲……”

按先生的说法，有些做过“杜维达尔”的、成年后或为卡希拉城堡的人质，他们讲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儿。我发现大部分回来的人质，都变了很多，尽管个个细皮嫩肉的，可脸色蜡黄，甚至带点儿和年龄不相称的憔悴。我还发现，城堡的卫兵特别爱看这群细皮嫩肉、尖声细气，穿着干干净净的拖地长袍、戴着刺绣帽子的人。那些帽子是王宫、官府的女人们给他们织的，遮住他们那一头梳得溜光、抹着香喷喷头油的鬃发。

^① 功课，伊斯兰教称宗教义务为“功课”。

卫兵们特别爱闻那香味儿，就连我们的教书先生也同样对他们格外和气，弄得我们有些人公开对这种一碗水端不平的做法表示不满，气得先生直骂：“臭小子们！给我闭嘴！整个一帮野小子！求安拉保佑，别让我再看见你们这副德行！”

“……求——安——拉——宽——恕——先——生，宽——恕——先——生——的——双——亲——和——我——们——的——双——亲；求——安——拉——慈——悯！”

一下课，小人质们就纷纷爬上能看见城里的高墙头，甩着双腿，极目远望，找寻山那边自家的村子。

先生手里总握着棍子，可从来不敢对任何人动粗。有一次因为他打了一个人质，自己的胳膊也断了，胡子也被拔光了，所以再也没敢干第二回。

我到了副王府后，我的“杜维达尔”朋友那高兴劲儿，让我感到很意外。他带着我转遍了整个副王府的正房和厢房，碰上了好多女人，有老有少，有美有丑，有胖有瘦，穿的有好有坏。每回他给我介绍对方时，我都直往他身后躲：“这位是副王的姑妈。”

“……”

“这位是副王的千金。”

“……”

“这位是副王的妹妹，离过婚的。”

“……”

“这位是副王的二太太。”

“……”

“这位是大太太。”

“……”

“这是新来的丫头，挺漂亮的，是不是？”

“.....”

“这是老妈子。”

“.....”

“这是挤奶的。”

“.....”

“这是保姆，带孩子的。”

我一声儿没吭。她们又是拍我肩膀，又是拧我脸蛋儿，又是揉我的嘴唇儿，吓得我使劲躲闪。

我讨厌她们这么戏弄我，可我朋友一个劲儿大笑，拉着我从铺着四方石材的台阶直奔下面的土耳其浴室。这里通道、屋顶也都砌着黑色方石，上面还抹着白灰。透光用的大理石窗口热气腾腾，我犹豫着站住脚。我朋友说：“没事儿，今儿不是女人洗澡的日子。”

“管他谁洗澡呢，这地方我再也不来了。”

“你知道这府里只有咱俩可以随便进出这个地方吗？”

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反正我再也不来了。”

他拽着我出来，边往旧马厩走，边说：“早晚你得来。”

他边走边给我讲在这间浴室里他和老少女人们，尤其是老处女们的往事，讲他如何伺候她们，她们如何乐不自禁。

马厩很大，那味道让我想起了山上我们家的底层^①，全是牲口粪和秫秸草料混杂在一起的气味，记起了那群在肥料堆上刨食的母鸡，一见我们回来就受惊般“咯咯”地乱叫。我爸还特别喜欢往牛脖子上挂铜铃铛！无论在我们家底层，还是在牧场，还是在井旁，只要那铃铛一响，总是让我心情舒畅。山区的骆驼、毛驴也会挂上铜铃铛，用来

① 阿拉伯人的住房通常底层是三面通透无墙的，可纳凉、休憩，亦可用作饲养牲畜、储物。

提醒路上和胡同里的人们，尤其是提醒孩子们注意躲避。

在副王府宽敞的马厩里，我只看见两头骡子，奶牛圈在副王府后门儿附近。看我有几分不解，我朋友主动解释说：“马都被国王和王储赛义夫·伊斯兰亲王牵到他们王宫去了，只剩几头骡子和毛驴了。”

“我怎么一头驴也没见着啊？”

“你，我，等等，不是吗？！”

他这种“玩笑话”我听了很不舒服。站在马厩门口，正好面对副王府大院，我才发现副王府里有好几个偏房，有新有旧。朋友说：

“那边的旧砖房是副王妹妹的宅子。她离婚了，又娇气，又漂亮。”

“这么大的房子就她一个人住吗？”

“因为她是副王同父异母的妹妹，她妈给她留了一大笔遗产，比她哥哥的财产还多。”

我没再多问，因为我还想看看别处。朋友接着说：“她叫哈芙萨，莎丽法^①·哈芙萨。”

我听着，没说什么。他顿了一下，长长吁了一口气，接着说：“她硬是熬着，一直熬到堂兄和她离了婚”，“闹得满城风雨，最后还是王储出面帮她解了围。”

我没搭腔，尽管也想打听她离婚的原因，朋友却主动解释说：“她和堂兄结婚纯粹是为了副王。”

我耸了耸肩，表示不解。他接着说道：“因为副王要娶她堂兄的妹妹。”

“为了不让家财外流，才完了婚，这样家族遗产就平均了。”听到这么个谜底，我笑了。

我又耸耸肩，以询问的微笑听他说着，“但她从新婚之夜起就拒

^① “莎丽法”是女性先知族人的尊号。

绝同房，她丈夫常常是整夜整夜嚼卡特^①，一直到天亮。”

我打破沉默，急忙问道：“就为这个离婚了？”

朋友见我来了兴致，微笑着说：“不光为了这个，还有好多更重要的原因呢。比如，他始终没办法让她就范，另外，他自身本来就不行，而且岁数也大了，老婆好几个，孩子也数不清。”

我并没觉出这有什么奇怪的，所以没再问什么。我们朝那栋房子走去，朋友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年纪不大，排行最小。她爸最疼她，娇惯她，因为她妈是最小的老婆，又漂亮，又有钱。”

那天朋友带我转了这个奇异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可我并没觉得累。朋友那天特高兴，老拽着我，好几回听见别人叫他，他都不回应，或者说，理都不理！

我朋友的小屋在一处宽大的楼梯拐角，他拽我进去说：“这就是咱们的屋子。”

“咱们的屋子？”

“对啊，咱们的屋子。”

我走到屋里唯一的小窗口边上，盘腿坐下来歇着。朋友不知为什么突然出了屋。我四周打量了一番这间小屋，屋里只有一张小床垫，里边絮的草从一个个破洞里钻了出来，一床黑不溜秋的粗毛毯卷在枕头上，绣花布的枕套好久没洗过，脏得很。床垫边上有个涂着劣质颜料的木箱，放点儿衣服杂物，可以挡着主人，省得睡着后滚到地上，另外，也方便随时开箱。

我的目光落在墙上一幅幅图片上，弄不明白他是用什么东西把这些图片粘在墙上的，我怀疑他是用唾沫粘的。都是些金发碧眼的美女玉照，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他有一次对我说，他是从国外寄给副王的报纸杂志上剪下这些图片的。也有一些图片上是穿着怪异的

① 卡特，特产于也门的一种植物。也门人有嚼卡特叶子的休闲消遣嗜好。

人。他就像一位无所不知的先生一样给我介绍：“这是希特勒，这是墨索里尼、意大利皇帝，这位严肃的谢赫是穆赫塔尔，欧麦尔·穆赫塔尔^①。”说话间，朋友一副得意的样子，因为他知道许多我没听说过的事儿，尤其是当他给我讲那些从副王收音机里听来的国际局势时，更是神气十足。他是唯一负责使用那台收音机的人，他知道所有的播出时间、频道、符号和标识，每次都有一大群副王府内外的人围在那儿收听节目。说起这些，他总是寻开心似的笑着对我说：“大笨钟一会儿就要报告格林尼治时间：下午四点钟了。”

“现在是柏林电台的优努斯·拜赫里评论时间。”我也报以微笑，因为我从没听说过这种新鲜事儿。

朋友给我扛来一个床垫儿、一条毯子，进屋先问我想睡在哪个角落，我调侃说：“客随主便嘛！”

朋友边笑边把铺盖扔到他铺位对面，然后坐在我身边，又拉开话匣子：“你肯定没见过留声机吧？”

这个新鲜词儿又让我抿紧了嘴唇，“留声机就是比收音机大一点儿的一种仪器，能放好听的歌儿，像盖阿塔比、昂太利、艾勒玛斯、阿里·艾布·伯克利谢赫的歌曲。”

说实在的，他跟我提的这些人名儿，也许我听说过，但我压根儿没听过他们的歌儿。他还跟我提过另外一些人名儿，我后来才知道那都是些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歌手。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起劲地把我拽到副王府一处格外干净、格外整洁的房间，让我坐在波斯地毯上，点燃一盏闪着一圈火焰的煤气灯。我见过这种灯，我家原来也有一盏，是我爷爷跟随土耳其将军赛义德帕夏攻打拉赫季^②时带回来的。那时

① 欧麦尔·穆赫塔尔，利比亚反意大利占领的民族英雄。

② 拉赫季，也门南部省份。“拉赫季战役”是奥斯曼土耳其领导的一次反对英军占领的战役。

我们只有斋月期间才点它，后来国王侍卫和骑兵到我们家抄家时，连那盏灯也抄走了。

朋友摇起留声机，放了一张又一张唱片……等我听烦了、直打哈欠，这才起身往回走。路上，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咱们不是还要一起住好长时间吗？我真担心以后咱俩找不出什么话题聊天了。”朋友笑了。

这时，整座城市，整座副王府，包括我们的小屋已是一片漆黑，只剩朋友手上那盏小罩子灯有一点点儿光亮。罩子灯长年被扔在小屋的角落里，已是锈迹斑斑，尽是灰尘和小飞虫的尸体，所以有它没它几乎没什么两样。

把我安顿妥当，朋友也躺下了。尽管疲惫不堪，可我就是睡不着，两眼一直盯着那扇小窗户，只有那儿透进一丝光亮。这时，我听见楼梯上有轻轻的脚步声，小心翼翼地走到没关严的门口，停住了。一阵寂静过后，我听见一阵轻声呼唤：“宝贝儿，宝贝儿，可人儿，喂……”

我大气不敢出，用被子紧紧捂住脑袋。我听出他爬起来了，那声音也进了屋了。我觉出他先是局促不安，稍后又故作镇静地小声问：“谁？……萨赫拉，你要干吗？”

来人没有回答，但我觉出她走近他，坐在他身边。听我朋友又说：“你没看见我今晚有客人吗？”

“我知道，你干吗让他和你住啊？副王府里有的是屋子，数都数不清。”

他没吭气。我觉出她和他靠得更近了，并且开始喘粗气，而他好像是以我在场为由躲闪着什么，可没管用，接着，两人的粗气喘作一团……这是我这辈子最紧张的一个夜晚！粗气停了，紧接着她“叭”地亲了他一下，吓了他一跳，生怕我醒了。待她溜出了门，他走到我跟前看了看，就躺下睡了，然后鼾声大作，盖过了城里的鸡鸣犬吠，我却

更睡不着了。

凌晨，伴着卫兵们的例行的晨歌到来：

主啊，愿您满意！主啊，愿您满意！

主啊，请您赐予我们您的满意！

请求安拉保佑！主是成功之主！

我爬起来，一夜失眠弄得我像挨了毒打、浑身散了架似的。我打开小窗，发现城里天上笼罩着一团黄云^①。

我朋友比我起得还早，已经把床收拾好了。这时，他端着一壶咖啡和一盘早点进来，微笑着向我道早安：“睡好了吗？”

我点点头，穿好衣服，跟着他走到副王府大门口的警卫兵营，我发觉这个地方更适合我除却那份恐怖。

警卫里有正规兵，也有扛着长枪的民兵，正规兵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显得更有秩序。正规兵的兵营就在副王府大门右边，顶上盖了一个岗楼，可是让号手给牢牢占住，据说副王命令他腾出来他都不干。民兵的兵营在大门外左边，正对着大广场，旁边有一棵巨大的“陶拉克”树，树下掩映着白色小圆顶的公共饮水处和石头亭子，副王每天带着卫兵、秘书、侍从和仆人就在这里处理老百姓的状况。

让朋友觉得意外的是，不管正规兵还是民兵对我都非常客气，他们好像都是从我老家那儿来的，知道我们家，知道我是谁的儿子。我往“靠石”上一靠，发现这时副王府大院儿和配院儿纷纷有了动静，有些配院儿原来是副王祖父和父亲一辈儿的亲戚的宅院。

副王府和配院四周围着高大的围墙，从外面只能看见那些大树的树梢。窗子一扇一扇地打开，有的发出刺耳的声音。一个个女人从窗

^① 黄云，因地势关系，自古也门疾病成灾，此处“黄云”暗指疫病。

里探出头来，有的散着一头髻发，有的包着头……一群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女人！

士兵们一见我朋友就齐声唱起老调子：

杜维达尔呀！

你娘失去你，

天天泪如雨！

我别提多羡慕他的机灵劲儿了……他只是笑！他还特别聪明，话虽不多，可反应快，一张嘴就是笑话。副王府里、配院里所有男人、女人、孩子，加上门口的警卫，正规的还是杂牌的、吹号的，总之，所有人的心思他都能摸透。

他整天像个蜜蜂似的从副王府飞到配院，再飞回来，带着他那熟悉的微笑稍歇一会儿，接着，又马不停蹄地继续爬上爬下，飞来飞去。

一群警卫围着我坐着，打量我，另外一些则在那里咧着厚嘴唇儿粗鄙地笑。

“副王最喜欢的司机凯马尔的儿子真够可怜的，说是死因不详，我看他是为她殉情了，不管别人信不信，我就这么看。”

“她怎么这么狠？！”

“不是你想的什么狠不狠的问题，是因为阻力太大，也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以后我再给你解释。”

我没再问下去，因为我们已经到了那扇门口，我朋友一下子就推开了门，拉着我的手就上台阶。我直躲，心里慌乱得不行。

我仿佛觉得在这长长的楼梯的每个拐角处都可能看见莎丽法·哈芙萨，可是我发现整座楼里到处都是女人，也许是莎丽法·哈芙萨的侍女，也许是干粗活儿的下人。朋友每碰见一个就要打招呼，把我这

个新杜维达尔介绍一番，就像在副王府大院时一样！

楼顶有一间俯瞰大院的望楼^①，朋友有礼貌地轻轻敲了敲，不等里边回答，就打开门，把我拽了进去。屋里铺着我从没见过的华贵地毯，窗帘已经拉开，四周墙上石膏多宝架上摆满了银的、铜的小摆设。莎丽法正趴在屋子另一头的窗台上，一头髻发在橘红色的头巾下面起伏，透明的绸衫影影绰绰显露出白皙的胴体。她一只手向前伸着，搭在窗台上，另一只手支着下巴，正对着院子出神。我仔细端详了她的手，手腕上戴着金镯子，染着红指甲油，手指头上画着弯弯曲曲的花纹，看上去就像掺了红蜡的雪白奶酪。

莎丽法像只慵懒的母豹一般缓缓转过身来，抻抻绸衫，遮住双腿。我躲在朋友身后，躲在这位要让我陷入不必要的难堪的朋友身后，瞥见莎丽法那双画着眼影的勾魂摄魄的大眼睛正向我发出探询的目光，但她马上又转向朋友，和他聊了起来，好像根本没我这个人！我规规矩矩地站在朋友身后，没动地方，甚至没敢暗示一下朋友赶快离开这令人恐怖的屋子。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懒洋洋的声音在问：

“这是谁？”

“新来的杜维达尔，主子。”

“从哪儿弄来的？”

“城堡里。”

“哦，人质？”

“嗯。”

一阵沉默。我拼命低着头，随时盼着朋友什么时候想走，立即离开这儿。

没想到她却直起身走过来，像一支五彩香烛，足以熔化一切强烈的欲望。她用手摸了摸我的头，问：“你叫什么？”

① 望楼，也门住宅建筑多有望楼，四面皆窗，是一套住宅中最好的部分。

我一个字也说不出，还是朋友替我解了围。她一直看着我，可我吓得半死，根本不敢和她对视，她只好作罢。离开了莎丽法的房间，仿佛一座大山从我胸口移开。

那天我又是一夜没睡着，翻过来掉过去地折腾，一次又一次地摆弄枕头，可一点儿用也没有。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应该说是窗洞前，盯着天上的星星，微弱的星光伴着不时传来的远远的狗叫声。可这一切都不管用。她的身影始终在我眼前浮现，那略微沙哑的懒洋洋的嗓音始终在我耳边回荡，她仿佛在问我，干什么的？谁家的孩子？叫什么？从哪儿来的？

“其实不一定非得用城堡里的人质。”号手吃完集体早餐，用手摩挲着双腿冒了一句，“为什么挑上你了？”

“我怎么知道？”

“你没拒绝？”

“为什么要拒绝？”

“因为你要做杜维达尔呀！”

我心里说，我正好想要逃出城堡进城。号手站起来，斜瞥了我一眼，然后说：“你好像还不明白你的新活计是怎么回事吧？”

“怎么回事？”

“很快你就知道啦！”

一个仆人跑过来找我，在警卫们的一片笑声和他们唱的老调儿声中把我拉走了。我跟他后面，一上台阶他就说：“副王主子要见你。”

我没特别在意，尽管知道会有点儿什么事。爬了几层楼，我们来到副王豪华的望楼。宽大的窗户，五彩的吊灯。副王挺着一副“将军肚”，凸着两只金鱼眼，还噘着两片厚嘴唇，厚得活像长了肿瘤。朋友正轻轻地给他按摩那两条小短腿，看上去朋友的指法还挺专业的。

副王对着长长的吸管嘬上一口，那上好的水烟壶就咕噜咕噜响上

几声，然后一团烟云从他嘴里冒出来。面前还摆放着陶质咖啡壶，和一只喝咖啡用的白瓷杯。

副王问了问我的名字，我爸的名字，我家在哪儿。朋友谦恭有礼、不慌不忙地一一替我作答，没让我为难。我就一直那么站着，朋友也一直按摩不停。

后来他们俩说了些什么我都没往脑子里去，我光顾着傻看满屋子的奇珍异宝了，什么包金的长剑，满墙满架花里胡哨的铭文书法。

我猛然听到副王在问：“你多大啦？”

“不知道。”

“没人给你把生日记在《古兰经》上？或别的什么书上？”

“我们那儿的先生们只给他们自己的孩子记这个。”

“不给你们记？”

“只给我们记播种庄稼的节气。”

我不知道副王是否满意我的回答，也许他不高兴了。反正他再也没坐踏实，后来干脆站了起来。朋友也跟着站起来，挽着我走下楼梯。快到院子的时候，我问他：“副王到底想让我干吗？”

“副王想让你开始干你的活计。”他看了我一眼，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接着说，“让你到……到莎丽法·哈芙萨那儿去干活儿。”

我使劲克制自己才没显露出我的惊慌失色，然后问他：“为什么到她那儿？”

“是莎丽法·哈芙萨要你，所以副王就下了命令。”

“可副王没直说呀？”

“他对我说了，这就够了。”

“为什么？”

“你就当是命令，照办就是了。”

“可……”